



牧羊人

□谢子清

“抽空去看看侠妈吧！”教师节临近，有人在微信群里提议。“侠妈”是我们读师范时的班主任，她叫李侠。

李老师中等个头，身材瘦削，戴一副镜片厚实的近视眼镜，一头微卷的浓密黑发拢在脑后，初识给人干练、严肃之感，但她一说话，眼角不经意就会浮起笑意。

那时我们刚挤过中考这第一座独木桥，又恰逢第三次叛逆期，再加之一下子脱离父母的管束，平素的紧张压抑瞬间得到释放，52个从各区县会聚而来的孩子，活脱脱就是52只小怪兽。我们时不时要与李老师发生一些小冲突，要么当面顶撞她几句，要么背后恶狠狠地喊她“李侠”，她一个人对付这么多人，多少显得力不从心。虽然时常被我们气得满脸通红，但她从未气馁，一条条翻动着学校的纪律要求，一分分计算着期末的操作评分，一天天履行着严格的管理教育，我们始终跳不出她的“五指山”。

从小山村来到大城市，最好奇的莫过于电脑这个新鲜玩意，尤其是“反恐精英”“星际争霸”等网络游戏，更是令人深深着迷。入校冬天的一个深夜，趁守门的老师傅熟睡，我与几名同学翻越围墙跑到网吧，酣畅淋漓地玩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意犹未尽地回到教室，迎面就碰上了怒不可遏的李老师，“自己去学生处老实交代！”原来昨夜偷翻院墙吵醒了他人，我们被告密并连夜清点出来。学校为了杀鸡儆猴，要给我们几人严重警告处分。这下可糟了，处分记入档案就是一个抠不掉的疤。正当我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学校的处分决定下来了，“警告”。事后才得知，竟然是我们平常厌恶的“李侠”，三番五次亲自去找校领导求情，并作出保证，才换来对我们的网开一面。一天下课后，李老师

把我们几个挨处分的同学叫到家里去，本来已经做好迎接暴风雨准备的我们，得到的却是苦口婆心的三个“为什么”：父母含辛茹苦为什么？自己中考拼搏为什么？将来毕业差别为什么？离开之时，几个人发自内心地说出：“谢谢李老师！”

中师三年级下学期，我们面临升入大专前的一次分段考试，虽说是固定程序，但仍然有最低录取线，达不到只能算肄业。李老师看上去比我们还焦急，生怕哪一个人会掉队走散。恰在此时，她的爱人不幸遭遇车祸，等赶到医院时，已是天人永隔。儿子远在部队服役，料理家中后事全压在她一个人瘦弱的肩膀上。她请了假，把班级委托给朋友代管。那段时间，全班同学居然是从未有过的乖巧，大家都憋着一股劲，绝不能再给李老师添乱，绝不能再让李老师伤心。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我们给李老师写一封信吧！”主笔的任务落在我身上，我把52份关心与感激倾注笔端，变成了“李妈妈，你还有我们”肺腑之言，写得情真意切。再次回到我们中间，“侠妈”双眼红肿，满身疲累，但过了不久，她脸上又浮起了笑容。

青春的风呼啦啦吹过，转眼之间，我们迎来毕业。临行前的告别晚宴上，“侠妈”破例让我们点了啤酒。起初大家都是理性克制的，后来离愁别绪被酒精点燃，火锅馆里就只剩下我们的高喊或低泣了，好几个女同学搂着“侠妈”哭得花容失色。轮到我敬酒道别，她轻拍我的肩，无限期许地说：“谢子清，你还欠我一本书，你说过去要出一本书送给我。”那是某年暑假，我在电话里向她许下的豪言壮语，那时我正犹豫着另选专业，“侠妈”鼓励我千万别轻易改变自己的初心。

工作后，日子像搭在百米短跑运动员的身上一路飞奔，倏忽之间就过去近20个春秋。在繁忙的间隙里，时不时会想起“侠妈”，想起她的絮叨，想起她的耐心，越发觉得她像一位牧羊人，曾精心看护52只小羊羔，它们中有的顽皮、有的懒惰、有的迷惘，只见“侠妈”轻盈地挥动鞭子，让那些在十字路口停留的小羊羔，只是张望一阵子后，又抬头起步，一路小跑跟上大部队，心情欢畅地走向草原深处。（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秋天说(外一首)

□张守刚

是季节绑架了颜色
把那么多黄澄澄的生命
押往田野山川
它们不敢吱声
只用风说话
夹杂着伤感
咳嗽
那株没割走的稻穗
偷偷躲在秋的腋下
慢慢看清
自己

多年不见稻谷

落日不熔金
暮云不合璧
山村缓缓静下来
蛙鸣还是那种声音
摇曳之中
风多了犹豫
稻谷在这时候黄得好看
弯腰的曲线
是邻村乖巧的表妹
多年不见稻谷
它们飘香的气息
比黄昏还要广阔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作协主席)

泡茶(外一首)

□黄裕涛

一边是沸腾的开水
一边是干枯的茶叶
在狭小空间相遇
被烫得急剧翻滚
直到叶片舒展
才归于平静
端起茶杯，轻啜一口
打量时光的潮起潮落
这里盛满岁月煮过的味道
绿的芭芽、夏的阳光
还有苍老的叶子
冬天等着我
那是什么味道呢

观望乡台瀑布

兴许是力量的积蓄
兴许是归来的心太急切
还是说，思考的时间太短
跑得太快了，倏然
从一百多米的高空滑落
坠入悬崖最深处
水花溅湿了我的外衣
也湿润了我的眼眶
过程太短、落差太大
无与伦比的壮美
为什么不等一等
我掏出了苍白灵魂
在裂缝、在深渊、在漩涡、在拐弯处
那是生命重塑，命运的转机
危岩嗡嗡回响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作协副主席)

教师的幸福需要等待

□林夕

刚参加工作，听一位资深名师的讲座，她说：“教师的幸福需要等待！”年轻时不懂这句话，如今走过二十几载教育生涯，才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刘老师，您好！”下班路上，一声熟悉的问候，打断了我匆匆回家的步伐。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站在我面前，打量半天，在他阳光明朗的笑容里，我惊喜地猜到：“小米！”“是的，小米！”就是那个一直听话懂事的小男孩，他活泼开朗，脸上总洋溢着快乐灿烂的笑容。他是班里的小干部，不管班里大事小事，只要有小米在，我就不操心。班里的孩子们都喜欢他，还亲热地称他万能的小米。如今，我面前这个一米八几的男生，已不再是那个懵懂的小男孩。一股青春活力扑面而来，在他澄澈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踌躇满志，看到了自信与担当。

细数时光，小米这一届孩子已经毕业快六年了。这六年的时间里，他们从初中到高中，不断蜕变。就在这届孩子高考结束后的一天，他们回到母校。他们手里捧着鲜花，围在教室门口等我。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曾经的辛苦付出，都有了意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教师的幸福需要等待的深意。

小米毕业后的六年里，我又遇到了好多孩子。他们中或有乖巧伶俐的，或文静内向的，或调皮捣蛋的……与每一个孩子相遇都是一场师生缘分。孩子们思维敏捷，个性鲜明。有成绩优秀、多才多艺的孩子，当然也不乏随时闯祸的熊孩子。如果说，每个孩子都是散落人间的星辰，那么他们应该在各自的星空闪烁光芒吧。老师或许只是在不断地发现他们的潜能，在他们幼小的生命里播下善良向上的种子。

记得班上有个叫小瑞的男孩，虽然学习成绩不算优秀，可是身手敏捷，每次运动会上，这个像风一样的男孩总是叱咤田径赛场，成为跑道上的焦点。小瑞进入初中后，参加了学校排球队。经过三年专业训练，他现在已经成为市里的排球运动员。每次看到小瑞在球场上腾空而起，奋力扣球，那矫健的身姿，那轻盈的步伐，我总是暗暗为他喝彩。

艺画是一位极富绘画天赋的小女生。她的写生、漫画都让我尤为赞叹。艺画时不时突发奇想，做出一些让你忍俊不禁的事情来。记得一次语文课，我们学到东施效颦这个成语，等到下课，我刚想走出教室，谁知，艺画一下子从座位上跳出来，一双大眼睛扑闪着古怪精灵的神采。只见她双手举过头顶，不时交叉着舞动，扭动着小腰板，亦步亦趋地走到我跟前，“老师，这样子就是东施效颦吧？”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轻轻拍拍她的头，说：“你这只是理解了表面意思，还要去读这个成语典故才能更进一步理解。”

美国作家克莱儿·麦克福尔在《摆渡人》一书中写道：如果我真的存在，也是因为你需要我。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师，一生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等待学生从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等待虽然漫长，但等待却是有意义的，等待意味着一种幸福！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师母的眼泪

□刘云霞

儿子初中毕业那年暑假的一天傍晚，想着去看看他的班主任曾维俊老师，从家长角度表达对他的真诚感激。

三年前，儿子小学毕业，希望他能受到更多力量、坚毅、勇敢、豁达等阳刚之气的积极影响，一心想给他找一个男性班主任。朋友说：“那就曾老师吧，数学教得好，爱好广泛，爱唱歌，书法好，还性格好，一说一个笑。还有，人家曾老师是名副其实的江津名师哦。”有这么好的老师？我欣喜若狂。经多方努力，孩子如愿进了曾老师的班。

三年初中时光，儿子生性顽皮，没少让曾老师操心。一天下晚自习，曾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儿子与后座的男孩打闹，手心被对方的铅笔刀划了一条长口子，还出了血。他的言语里满是自责，连说对不起。作为同行的我，当然知道他的歉疚与不安。我安慰他说，就是皮外伤，没关系的。也让儿子从此长点记性，什么该动，什么不能动。作为班主任，曾老师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多么与众不同。但是自此，我们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链接。

初三下学期，学校进行推优考试，儿子没有发挥好，没有进入到保送江津中学的名单。儿子很郁闷，我也很着急。晚上，我拨通了曾老师的电话。其实，我在电话里分析儿子的学习习惯、学习状态与各学科成绩，无非是表达我的失望。曾老师静静地听完我的诉说，笑着反问我一句：“天没有塌下来吧？”我扑哧一声笑了，是啊，只是没有被保送而已，学习依然继续，成长依然继续。曾老师从话筒里传来的那种力量，温暖而从容。我释然了！

有一次去曾老师家，在装修淡雅的客厅里，第一次见到师母。她模样俊美，体态轻盈，她也参与我们的谈话。我惊讶只是家庭主妇的她，居然也对班上孩子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当然包括我家儿子。我想，除了他们夫妻琴瑟相和，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每一位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说来有些意思，当我说真舍不得离开白沙中学，真希望儿子就这样继续待在曾老师班上时，师母身子抖了一下，看着我：“可不是，长大了就一个个都走了。”说完，她眼眶一红，赶紧别过脸去。曾老师站起来，没说话，往厨房里去了。我猜，他是怕我看到他动情的眼睛。

我赶紧起身告辞，曾老师没有出来送我。师母默默送我到门口，我不敢转身看她。因为，我在流泪，感动的泪，感激的泪，还有心疼的泪。我更怕，看到师母的眼泪。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